

黄河六郎寨

□ 白占全

车到兴县瓦塘镇前彰和塆村黄河岸边六郎寨时，已是上午十点来钟。下车时，天气变阴，偶尔也有小雨点落下。采风团人员散落在石砌的院子里，观察着栽有松柏树的院子、沟道、山头的景致，无不为骆驼峰六郎寨优美景致而惊叹不已。大家不由得拿出相机、手机，拍下了栩栩如生的令人叫绝美景。

山道陡峭崎岖，采风团的中巴、大巴不具备崎岖山路行走的条件，景区只有能爬山的一辆依维柯和一辆霸道。上山赏景，只能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乘车上山，一部分步行爬山。我选择了爬山。跨过石牌楼山门，站在红砂石坡仰视，骆驼峰凌空而立，驮头、驮身、驼峰形象逼真，骆驼峰险峻、峭拔、雄伟、象形称雄整个六郎山寨。相传大禹治水时候，为了寻找黄河水患源头，一路向西，在西北偶遇一头骆驼。大禹发现此驮比较温顺，既能驮东西，又易骑乘，于是带着骆驼顺河而下。行至黄河六郎寨，发现有一只水妖作乱，致使河沙淤积，水位大涨，水患丛生。大禹在开阳宫武曲星的协助下，大战水妖，最终消除水患。但骆驼在战斗中不幸丧生。大禹为纪念这只伴他行走万里的伙伴，在武曲星君帮助下，点化这只骆驼守卫此山，并命名此山为“骆驼峰”。

顺红砂石坡上行三四十步，走寨墙平台到骆驼峰底，山峰陡峭壁立，岩壁间筑有石砌台阶，或凿有刚能放脚石窝，台阶或石窝外侧筑有钢管护栏。我手抓护栏，艰难地沿石阶或石窝上行百十步，是一砂岩石洞，随行人员告诉

我，这是圣母洞，因其形状酷似女人的生殖器而得名。我驻足举头，仔细观察，洞口洞内情形果真形似一个女人的生殖器。我搂着栏杆的左手高举，右手与左手合拢，暗自拜了拜圣母，旋即折转身上行五六十步，到达驼峰石盘，驼峰貌似宽阔，四周砌了水泥钢筋皮似枣木栏杆。石盘上有直径尺许大六七寸深的圆形石窝五六个，我怀着好奇心问随行人员，随行人员说，这石窝和石盘底的洞穴就是杨六郎埋锅造饭的灶台和藏兵的洞穴。我探身俯瞰，洞穴宽敞深邃，藏百十人不成问题。站在驼峰岭四下眺望，滚滚黄河咆哮着从北而来，在六郎寨身边转了一个大弯，向南滔滔不绝，奔涌而下。两岸的滩涂岸畔，山山岭岭，漫山遍野的青松翠柳，形成了一片片绿色的海洋，在那一片片绿色的海洋里，一株株年轻的苍松翠柏碧绿滴翠，亭亭向上。过青石盘，走数十步，山巅碎石间沙土里，密匝匝地长着些杂草、小松树、小侧柏，好像给这驼峰岭戴上一顶巨大的绿毡帽，绿从中的石壁里沙土间不时蹦蹿出一簇簇不知名的野花，清新怡人。

驼峰岭东侧有一巨石矗立，远看形似雄狮回头，所以人们又把它叫做狮回头。看罢狮回头，转身看到孙峰和周俊芳已经走到悬崖铁索桥边，并且已经套上了护身腰带。我顺山崩快速走到铁索桥边，向下俯视，一百余米长的玻璃板铁索桥和木板铁索桥连通对岸悬崖，桥下是数十丈深的山谷，我浑身一颤，顿觉头晕，于是，赶忙退到一边。此时，孙峰与周俊芳已经脚踏

从每一块只有尺许宽的彩色玻璃桥板，孙峰在前，周俊芳随后。只见二人撑开两只胳膊，两手紧握两边铁索，两眼盯着对岸，一步步地向前挪去。走了不到一半，周俊芳怯于返回时木板桥的晃动而退了回来。孙峰起先还顾及俊芳，走得很慢，俊芳退回，孙峰独自一人过桥，少了些许顾忌，步伐渐渐加快，五六分钟即到对岸。返回时，护身腰带自动转到木板桥上空。孙峰在对岸挥了挥臂膀，稳稳踩着铁索上边的一块块木板，两眼平视前方，很快返了回来。我问孙峰兄感觉如何，孙峰告诉我，走玻璃桥板比较稳当，不晃也不摇，走木板桥到中间就有些摇晃，不过那感觉特好，轻点脚尖，有一种翩翩欲飞的感觉。过铁索桥你得胆大心细，只要两眼平视前方，踏稳踏板，不往沟谷底下乱看，即可轻松过桥。我拍拍铁索桥上的自行车问孙峰，孙兄可否骑上这铁索上的自行车过桥，孙峰抚摸着车把车座说，可以一试。看护铁索桥的师傅看见他真有一试的意思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的身体，赶忙说，对不起，您超重了。

离开铁索桥，我们走上台阶到山岭，向沟谷对面山顶望去，山顶巨大的石盘上插一面三角旗，旗子不远处，是一凸起的平台。我问随行人员，插旗子的对面山头叫啥名字。随行人员告诉我，那是杨六郎的点将台。我放眼望去，眼前山头恍惚出现旌旗猎猎，征讨辽军的万千雄兵正整装待发。

回头看时，同伴已走到黄河天书石崖底，我紧走几步，经过喜神庙、大仙庙、河神庙底，

快速跟了过来，抬头看那石崖经数万年的风吹雨打而形成的图案和文字。那图形和文字凹凸有致，纵横交错，点化天然，奇妙万端，像天之神笔写就，荟萃藏、蒙、党项、羌胡，更集汉之真草隶篆诸文于一体。似行云流水，如浪花飞溅，亦歌亦舞，一柔一狂；又像是一部神秘的佛道圣经，解读着世间因果道理与度化箴言。其实，它是风雨和石头的真实对话，是自然与历史缠绵情感的展现。

看完天书登石阶艰难而上，是一砂石平台，平台上砌筑望河廊厅，廊厅外侧是一米左右宽窄的石池，古老的凿刻痕迹依旧。相传，此池为将军饮马池。此池水多取自半山腰优质神泉水。相传，此泉水一度被占领山寨的辽军捣毁，杨六郎夺回山寨后，痛惜泉水被毁，坐地思考解泉之法，不料因劳累睡倒在地，梦见一位姑娘骑马而至，问他是否为泉水干涸苦恼，六郎点头称是。姑娘说，将军不必犯愁，神泉就在我的马蹄之下。说罢，一勒缰绳，白马腾空而起。六郎也醒来，方知是做了一梦。他揉揉眼睛朝马蹄踏过地地方一看，竟真的有一股清泉汩汩而出。杨六郎向天一拜，朗声说道：“神泉再现，天佑我。”放眼饮马池南，池南突兀着十余米高的圆柱体小山包，我跑步登上山包顶，放眼四望，黄河、忠义谷、寨门、烽火台、北齐长城遗址等尽收眼底。我自言道，此处非哨所莫属。

下了山包，沿山岭向左观赏气势磅礴的黄河，向向右脚下欣赏着山岭的野花小树。不觉间已上岭顶，可以看到在北边大鹏金翅雕山峰边观赏的乘车上山的小伙伴。这时，山顶喊，所有的人到山头结合，集体合影。步行上山的小伙伴，加快脚步，赶到山顶，在山顶大鹏金翅雕前留下了大家美好的记忆。

站在大鹏金翅雕前注目，六郎寨满山的奇峰异石、满山的美妙洞穴，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

李喆梅 摄

最后一盘红枣

□ 薛耀祖

摆在眼前桌子上的这一盘红枣，这是今年从老家的自家树上摘下来的最后一盘红枣了。这也是今年国庆假日被摘下来后保存到现在的最后一盘红枣。

五年前，整修完老家的独家小院后，老父亲就不辞辛苦、多方找寻，专门找了新品种的枣树、梨树、苹果树苗子，把它们有序栽在小院里，说是以后孩子们吃时方便些。此后，在老父亲不断施肥、浇水、修剪等护理下，这几棵果树也很争气，好像不只带着阳光、雨露、养分，更像带着感情、情意、希望枝繁叶茂，茁壮成长。去年十月收获时，我记得是与已在大一时的儿子一起去摘取的。让他参加一次农村实践活动，也想让他从捡枣过程中感受到无论做什么大小事情，包括创业、读书、劳动、收获等等，其实都很不易。去年的两棵枣树，在人为精细照料下，树体庞大，枝条蜿蜒，枣儿满枝，红红映眼，香甜清脆，收获颇多。

今年春季，老父亲早早就请到两位专业园林师傅，对高大宽阔树体进行了全面彻底整修。两个师傅思路清、工具利、技术好、动作快，一个小时过后，呈现在我眼前的两棵枣树新树体高度降了一半，宽度缩了三分之一，树枝密度瘦了三分之一。但师傅安慰我说，经过他俩修剪，枣树主

干分明，枝条走向条理，树内通风良好，今年收成应该不会比去年差的。

我相信了这两位园林师傅的话，也只好耐心焦急等待，内心也充满无限期待。

树枝慢慢生长着，枣儿也慢慢成熟着，由少到多，由小到大，由青到红。我盼望着成熟的季节，能再次带上已经大二的儿子，再次收获期待的丰收。

今年中秋、国庆两个传统节日共八天连休假日。但孩子准备参加全国的一个专业项目比赛没有时间回家。当老父亲问我今年准备和谁一起收枣的情况后没多作声，只说了一句耐人长久寻味的话：过年一起吃个团圆饭家里人就少的可怜，现在八天假期收个枣见一下孩子的面也难！将来孩子如果没时间回来，你见一面也难啊。我默不作声，赶紧悄悄地走开。

今年摘枣的任务，是我和我爱人两人完成的。红枣颗颗硕大饱满，粒粒香甜可口清脆，收成应该比去年多。但收枣的人，今昔不同！

看着桌子上今年留存的最后一盘自家红枣，就仿佛看见现在近处和远方思绪中的亲人们！包括在家86岁的父母、北京大二18岁的儿子、还有其他求学、工作、生活在国内和国外的众多亲人们.....

咸咸淡淡滋味长

□ 雷国裕

又到金秋收获季节，街市上各种蔬菜争奇斗艳，红的辣椒、青的萝卜、紫的茄子、白的藕根；长的山药、圆的白菜、胖的土豆、直的丝瓜；香的芹菜、脆的茼兰、甜的红薯、鲜的芦笋……妥妥地应了那句话：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

记忆中，老家的院落此时就变成了临时仓库和露天展台，到处洋溢着丰收的景象。和煦的暖阳照着，清涼的微风吹着，空气中弥漫着菜蔬的丝丝香气。奶奶和母亲端坐中间，周围簇拥着长着绿樱的大萝卜、胡萝卜和芥菜疙瘩，以及沾着泥土的大白菜、洋姜等。她们满脸喜悦，一面说说笑笑，一面挥舞菜刀，把一堆一堆的菜蔬清理归整，腾出空间来再堆放其它果实。而父亲则带着我们兄弟几个，负责从田里到院里的运转装卸。偶尔会把刚拨出来的胡萝卜，用手掌稍稍抹一下表面泥土直接就放进嘴里，咬一口脆生生甜丝丝，很解渴解馋。

那个时候，农村少吃少穿，物质匮乏，粮食刚刚填饱肚子，要度过漫长的冬春两季，唯一赖以佐餐的当家菜就靠腌咸菜了。腌制咸菜，主角是萝卜和芥菜疙瘩，老家几乎人人会做，家家必做。母亲早早地会把粗瓷水瓮洗净晒干，置于房间的通风处。然后由奶奶等一干人众协助，把芥菜疙瘩的根须和茎蒂削掉，再挖去凹陷处的脏东西，清水洗净，一劈两瓣，擦干，放入水瓮，一层盐，盐要大粒粗盐，顶部放一块青石压实，再注水没过菜，加盖密封，两三个月后即可腌透食用。腌菜里的水瓮有一米多高，与我们的个头相关。遇家里十多口人的，往往会腌制两三个水瓮，才会保证一冬食用无忧。冬寒的时候，水瓮往往会结一层薄冰，汤水也变成淡淡的白沫状。食用时，拿筷子戳破薄层，取出冰凉而色沉的芥菜疙瘩，用水冲去表面粘液，切丝凉拌或爆炒一下，口感鲜香、脆爽、厚道，仿佛可越过油肉相媲美似的！

而短时间内食用的，是花花泡菜。取一小口坛子，将西芹切段，胡萝卜切丝，洋葱切片，用盐、香菜、葱蒜、辣椒搅拌，少许豆油和食醋喷淋，一周内即可食用。也可将黄瓜瓢挖掉，切段腌制，两三天即可食用。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，家家灶台上摆的，餐桌上放的，就是这些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

的坛坛罐罐。若是玻璃制品的，可从外面看见里面红的黄的绿的，相互挤压相互依存相互融合，幻化成一种酸酸、甜甜、脆脆的美味，赏心悦目饕餮肠胃，纵然呈现眼前的仅仅是一个窝头一碟咸菜一碗稀粥，同样吃得津津有味。一种叫做“辣菜”的，食用更为方便。将芥菜疙瘩擦成丝状，待油锅里的花椒变色后，迅速倒入芥菜丝，加盐反复搅拌至半熟，盛出，放入密封容器，置于炕头暖处，经一夜发酵，第二天即可食用，是那种仿佛芥辣油的味道直冲鼻尖，直至能辣出生泪来，而一股暖流也顿时热遍周身。但第二口第三口就缓和多了，成为家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小菜。食材就是这些，而家乡人总是绞尽脑汁，为读书的孩子尽量补足必需的蔬菜维生素，把对亲人的呵护体现在一粥一菜之中。

还有更妙的，就是煮老咸菜了。第二年春季，将没有吃完的腌咸菜晒干脱水，洗净后放入大铁锅内，用腌制的咸菜汤来煮，添加些酱油和八角茴香等，用来增色增味。煮制时要用木柴取火，小火慢慢，一次性添足咸菜汤，不能在煮的过程中加水，以防味道走失。煮制六七小时后，芳香四溢，软糯可口，方才大功告成。老咸菜可切丝切丁，淋一点香油，调一匙陈醋，都不失为佐餐下酒的一道美味佳肴，也为单调的餐桌平添了别样的味道。那时，只要闻到老咸菜的味道，就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童年；品着老咸菜的味道，再不好吃的粗茶淡饭也变得活色生香。老咸菜可保存数年而不坏，我上中专时，母亲每年都会将老咸菜切成丝，装进好几个罐头瓶里，带到学校与外地同学分享，大家无不交口称赞。现在的餐桌丰富多彩，菜品琳琅满目，而在肥甘厚赋之余，仍深深怀念老咸菜那清爽、悠长、耐嚼、回甘的味道，怀念奶奶母亲根植乡野，巧手巧思煮制的人间至味！于是每到饭店就餐，必先问问有没有老咸菜。店主自然也很懂得，虽然仅仅是赠送一小碟，但足以抚慰一颗思乡的平常心！

苏轼老夫子曾言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在不忙不闲的生活中，家乡人经过岁月煎煮，烹制出咸咸淡淡的真滋味长滋味，喂养了我们贫困但不潦倒的一日三餐，滋补了我们与土地的亲近亲切之情。回味咀嚼，了悟人间烟火气，乃为阳光之气、天地正气！

孟尝君

□ 李牧

第24章：攻城

联军在田章的指挥下，势如破竹。秦军边打边退，一个月后，已退至函谷关固守。联军屯兵城下，双方对峙。函谷关城高墙厚，秦军防守得当。联军隔几天就作势攻城，往往是一触即退。这边伤亡微乎其微，那边的城池岿然不动。如此这般，不觉又已月余。

田章也不急，整日里在军营巡视，命令士卒该训练训练，该巡查巡查，各安其位。孟尝君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就来找田章，提起攻城的事，田章就顾左右而言他，笑着说：“薛公无需着急，再看看，再等等。”

孟尝君原本想告诉田章，说城中潜伏有自己的几名门客，或能起大用。但看到函谷关守得严密，连只兔子都窜不出来，更别说几个大活人了，信息自然也没有法子传递。人是潜伏下了，事到临头却用不着，这事说出去，简直可笑。何况，此事即便说了，又能有什么用？所以，话到嘴边，硬生生咽了下去。

从田章大营出来，孟尝君回头一想，田章征战多年，军事娴熟，不攻城定然有不攻的道理，军事上，自己是外行，索性再不过问，等着就是了。

这天傍晚，田章忽然请孟尝君来中军大帐。孟尝君去的时候，发现公孙喜和暴鸢已经在在了。田章一见孟尝君，便道：“薛公，今夜破关。”

孟尝君大感突然，却也不奇怪，笑道：“这么说，将军不等不看了？”

田章毫不介意孟尝君的揶揄，道：“机会成熟了，自然无需再等。”

旁边公孙喜笑道：“薛公勿怪，一个月前，我军与秦军混战追逐之际，田帅已安排精锐，乘乱混入秦军，随败兵进入函谷关潜伏。昨夜夜里，他们发来信息，约定今夜三更时分攻城。”

孟尝君心中一动，想起一事，道：“将军在桑丘之战，曾经用此计大败秦军。这次故技重施，恐怕秦军会有所防备。”

田章道：“我已料到，这次派出的士卒，都是投奔至我齐国的秦国人，在一个月內，逐渐渗透进去。另有一支奇兵，现在已潜伏在那条密道，等我们攻城之际，从密道中杀出，配合大军攻城。”

田章心情甚好，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这条暗道，估计是秦军自己挖开的。这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：二十年前，五国伐秦。函谷关前被堵得水泄不通，守关秦军突然出击，五国严阵以待，不料却被一支秦军从后方袭击，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联军大败而逃。原来，这支野军就是从这条暗道出来集结起来的。这次，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
孟尝君惊道：“秦军自己开挖？那肯定也知道暗道的存在，万一……”

田章道：“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，函谷关守将换了七八人。赢安守函谷才不到三年，他未必知道这事，而且密道早被特意封死，只是做得有点粗糙，费点力气，还是能够打通的。薛公，如今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”他坐直身子，下令：“今夜三更时分攻城，首登者赏百金，后退者斩！”

公孙喜和暴鸢齐齐拱手：“是。”

孟尝君比谁都想早点攻下函谷关，可是此刻他心中隐隐不安，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，但自己也说不出个一二三。唉，或许是自己多虑了！孟尝君摇了摇头，不再去想，稳稳地坐在大帐内，静心等待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三更时分瞬息而至。联军早集结起来，借着暗夜的掩护，静悄悄地往前推进，直到距城墙百步之遥。这时，城头上，忽然亮起一支火把，接着是第二支、第三支，在暗夜中，显得尤其明亮。三支火把缓缓在空中划了三个圈。接着，只听得函谷关的巨大城门，缓缓打开。

田章轻声下令，一个千人队悄无声息地向城门奔去。片刻之后，千人队全部冲进城门，田章心头的一块巨石落地，正待号令全军攻击。忽然城头上一阵呐喊，刷刷刷亮起了无数火把。城门处传来一声巨响，护城的千斤巨石落了下来，将城门堵得严严实实。

城头，火光之下，全副武装的秦军张弓搭箭，严阵以待，正中闪出一员大将，正是赢安。他手提一颗人头，远远地扔了下来，大笑道：“田章老儿，又是这等伎俩。黔驴技穷了吧！哈哈。”言毕，几百颗人头被秦军用抛石机扔了出来，雨水般落在联军阵中。紧接着，城头万箭齐发……

田章心头一沉，知道坏了，想到暗道中和瓮城中的士卒，他一咬牙，暴喝一声：“攻城！”联军将士顶着盾牌，抬着云梯，潮水一般向函谷关冲去。

城头乱石飞舞，万箭齐发。联军顾不上死活，早将云梯搭到了城墙上，士卒如蚂蚁一般，向城头爬去。在火把的照耀下，函谷关亮如白昼，双方士兵展开了残酷的厮杀。

函谷关在秦军的多年打造下，已是一座坚城，想要正面攻破，几无可能。联军虽勇猛，然而秦军有了防备，因此，伤亡异常惨重。田章看在眼里，心中一阵阵发凉，然而想到密道中的奇袭，因此也不肯下令撤军。

这时，城头上，忽然有数人骑马冲至赢安身边，赢安很是震惊，未及开言，便见一人腾空跃起，手持长戟，冲着他直刺过去。赢安大惊之下，不及拔剑，已被长戟透心而过。那人随即落地，双臂发力，登时将赢安尸身举了起来，大喝一声：“赢安已死！”

田章大喜，大吼道：“赢安已死，函谷已破！”手中令旗一挥，联军全军出击，杀向函谷关。“赢安已死，函谷已破。”的呐喊声传遍了整个战场。就在这时，函谷关内，忽然燃起熊熊大火，火光照亮了半个天空，隐约有喊杀声冲天而起。

联军这边，勇气倍增，愈发不要命地向上攻去。城中，一队齐军凶猛地杀了过来，守城的秦兵是精锐中的精锐，虽然腹背受敌，却不惧怕，分兵一部，迎了出去。城头上斩杀赢安之人，将赢安尸身甩了出去，展开长戟，与身边三人并肩，死死守住城头，为攻城的联军争取时间。秦军蜂拥而上，四人虽然勇猛，但秦兵人多，眼见就支持不住，好在攻城的士卒抓住机会，登上城头，终于撕开一个缺口，士卒源源不断地挤了进来。

秦军依旧在奋力抵抗，但是主帅突然被杀，只能各自为战，面对越来越多的联军士兵，渐渐支持不住，终于失去斗志，只想著逃跑。逃跑是有传染性的。只要一开始，就再也无法控制了。

终于，秦军崩溃了。

等到东方太阳升起的时候……

函谷关，失守了。

（待续）